快递实名制要兼顾“两个安全”

纪 玉

今日论语

“双11”的购物狂欢刚刚过去，大量快递包裹正在路上或将要发出，巧的是，也是在这个月，快递实名制开始实施。近半个月以来，实施情况如何？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，不容乐观。

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有的快递公司表示没有收到实名制的通知，不知道实行了这项规定；有的快递员觉得，虽然公司说了要实行实名制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查身份证既麻烦也容易让客户不高兴，所以不会严格执行。即使是执行了实名制，方式也并不统一。有的邮局要求寄件人出示身份证，并将身份证号码录入相关系统中；有的快递公司则要求把身份证号码写在快递单上，遭到客户质疑会否泄露个人信息。

不知情、不执行，显然是让快递实名制形同虚设。有些快递公司在登记客户身份信息方面的做法，则让人担心个人信息有遭到泄露的隐患，如果有客户因此对实名制抱有顾虑，不愿配合，就又会增加实名制落实的难度。

快递实名制的实行，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，这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。“毒快递”“炸弹快递”等事件的发生，说明快递实名制有实施的必要性。核实寄件人身份信息，对试图利用快递渠道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的不法分子是一种震慑，对寄件人也能起到一定约束作用。但另一方面，快递实名制如果不能得到规范执行，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就会造成隐患。不少媒体都报道过，大量快递单在网上售卖，个人信息被明码标价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公众对实名制的疑虑，可以理解。

因此，在执行快递实名制的过程中，对公共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，必须统筹兼顾，不能抓了这头就放了那头。既要严格执行实名制，又要对操作过程有一定规范，对相关企业和工作人员有所约束。否则，个人信息保护不力，会影响公众的配合意愿，继而影响实名制维护公共安全目的的实现。何况，维护公共安全，是为了给公众提供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个人信息安全何尝不是公共安全的一部分？

职能部门应督促快递企业严格执行实名制，同时应对实名制的具体内容予以澄清，廓清社会上的一些模糊认识；也要对执行方式进行规范和引导，纠正企业的一些错误做法。比如，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林虎表示，《集中开展寄递渠道清理整顿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要求企业比对核实客户信息，而非登记。那么，客户的哪些身份信息需要记录、哪些不需要，又该怎样记录、怎样保护，都应该有所明确，而不是任企业“自由发挥”。对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，也应加大调查和执法力度，让企业负起保护客户个人信息的责任，这样才能减轻公众在这方面的疑虑。

新民随笔

为什么我们这样焦虑？

夏 琦

随笔没思路，到处瞎聊天。

幼儿园妈妈小群，在讨论娃们的英语学习。报个培训机构吧，怕人家只顾赚钱不顾娃；到小区老外家里学学吧，担心不够系统；家附近找个班吧，每周只上一次课，觉得频率不够；每周上两次的，又离家远了点……

人家都决定了，我还要纠结一会儿。

先不想这事儿，爬到隔壁高中同学群去看看热闹，几十条呢，在讨论啥。哗，一盆冷水浇过来，还是娃的英语学习，起因是家在苏州的同学打听上海的英语培训机构，看样子，是想让孩子课外到上海来学英语。

长居澳大利亚的同学在另一群里讨论美食，应者寥寥，大概全在这群里被娃的英语学习占据了心思。这会儿已经讨论到在校学习了，然后话题过渡到家委会，过渡到家长进课堂，过渡到奥数班，过渡到昨天晚上作业做到几点钟……

想起来，早上闺蜜群刚讨论了民办小学名校，哪些是面向全市招生哪些是本区招生，哪些打破脑袋也进不去，哪些还有混一下的可能。娃还在幼儿园懵懂度日的我，顿觉压力重重。

我们家娃刚通过芭蕾舞班的面试，得意洋洋。问妈妈你小时候有没有学过芭蕾舞，我说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么多芭蕾舞培训的机构，没机会学。小朋友搂住我的肩膀，无比真诚地说了句：“妈妈，你太可怜了。”

我们可怜吗？群里有同学抽空回忆了一下：“我们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在做什么呢？”太久远了，记不清楚，但至少，我们的父母，应该没有像我们如今这样焦虑。

如今年轻父母的焦虑，似乎是个常态。相比上一辈，如今一线城市的年轻父母似乎更多地从家务负担中解脱了出来，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孩子的教育培养上。我们接受的信息、理论要多得多，但是这并没有让我们在育儿方面笃定起来。

牵只蜗牛去散步的理论，没事就刷微信汲取育儿理论的我们，几乎个个都深以为然，可是转身发现朋友圈隔壁小明英语能和外国人交流，画画小有所成，芭蕾功架上佳，有几个父母，看看自己手里牵着的那只还在东张西望的蜗牛，能做到不动声色？

新民新语

干嘛叫得那么俗气

关 尹

东方卫视的《笑傲江湖》第二季，节目做得不错，明星表现得比头一季好，我挺爱看。唯独有一点觉得不大妥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

三位评委中，导演冯小刚称呼郭德纲，总是叫“郭老板”，而郭德纲也常常回敬一句“冯老板”。老板来老板去，乍一听，还以为是生意场。

在东方卫视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平台上，相互称呼“间言必称老板”，总让人觉得颇为刺耳。艺术本是一件高尚的事，怎么老跟钱扯上关系？

要真说他们两人就那么俗，也未必。追根溯源，“老板”原是京剧中的一个名词，后来腕比较大的演员都被称之为“老板”。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后，汪伪政权想请京剧大师梅兰芳出来唱戏时，就称他为“梅老板”。

所以说，以前常把“角”叫做“老板”。我想冯小刚和郭德纲，应该也都是这个意思。但那一般是旧社会的约定俗成，普通百姓大抵是不太明白其典故的。现在提起“老板”，都是泛指有钱人，难道导演组还要出个字幕加个解说注释？

有人说，不就是个称呼嘛，至于那么在乎？这方面，还真不好随便。

拿党政机关来说，今年起，包括广东、江西等多地都出台了《关于加强作风建设 营造良好从政环境的意见》，明确规定：党内一律互称同志，不得以“老板”“老大”等称呼领导干部，此举就是针对一些地方党内称呼出现庸俗化、江湖气的趋势。

即便是在做生意的行当，也有讲究。地产商上海万科前不久就专门发过一份文件，禁止内部随意称呼领导为“总”，违者罚款100元。

言必称老板，其实是种社会病。朋友见面，包括同学聚会，好像不在姓后加个“总”字，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一样，以至于很多人戏言现如今是“教授满街走，老板多如狗”。

冯小刚、郭德纲都是公众明星，又是在东方卫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影响力的社会平台，更应该注重社会责任感。提倡一种更健康、更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，他们和主办方都责无旁贷。动辄叫“老板”，多多少少透出一股市侩味。其实大可以叫“老郭”、“郭先生”甚至“郭大师”，为何一定要叫“郭老板”呢？

什么样的“惯例”不能惯

权威声音

一位刚入职场的年轻人抱怨道，对单位里的一些风气看不惯，时常提几句意见，结果总被人呛回去，借口千奇百怪，当实在拿不出规矩、讲不出道理时，就干脆给他摆上了“惯例”二字。他愤然问，此种“惯例”，能惯着吗？

所谓“惯例”，意指“一贯的做法”，就是一直以来的态度、行为。从工作角度看，那些良好的习惯、宝贵的经验，的确需要传承。然而，怕就怕打着“惯例”的旗号，固步自封、逡巡不前，名为公家的“例”，实则是私心的“欲”，阻碍着改革与创新。

不能惯着的“惯例”，大抵分三类。一类压根就是陈年积弊，比如公款吃喝、公款消费、公款送礼，任何时候都要坚决打掉。另一类属于不合时宜，可能当年成例的时候，多少有一定的历史缘由，但随着世易时移，迫切需要除旧布新。还有一类则是人为设障，明知道谈不上“例”，偏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心里头暗藏着自己的小九九。

显然，一、三类“惯例”均需革除。至于“新陈代谢”之例，则应辩证看待。往来成古今，由实际出发，按规律办事，需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，时时警惕对旧秩序、旧事物的路径依赖。凡是违背法治原则、侵犯群众利益的“惯例”，委实不能再惯着了。（王耿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）

羡慕小鸟

北京朝阳一小学为了保证学生在校安全，规定课间十分钟，除了喝水与上厕所，不可以出教室；午休时间也不能去操场，只能待在教室；放学后马上离校，不能留在学校玩。明明有操场有活动器械，孩子们却只能干瞪眼，这是不少小学生面临的窘境。 孙绍波 画

自由谭

修电梯的为何不爱乘电梯？

吴兴人

小说《围城》形容婚姻说，城里的人想出去，外面的人想进来。在现实生活里，类似事情时有所闻。

比如，没有安装电梯的老公房居民，迫切要求装电梯，而装了电梯的居民，有人却怕乘电梯。最典型的，莫过于修了26年电梯的专家冯坤荣，楼层低于4层的，他徒步走上去。不得已乘电梯，他走进电梯轿厢时，势必关心几样东西：什么牌子？是否生产厂家维保？维保过期了没？等等。

冯坤荣的担心，出于他的“职业病”，也出自他的责任心。近年来，电梯关人、“吃人”事件接二连三。在杨浦区华升新苑小区，有53台电梯，已运行了少则10年、多则15年，陆续进入“高龄”阶段，均有不同程度的“慢性病”。家住52号楼的陈小姐每次走进电梯都有点担心：这次会不会又被关了？今年10月11日傍晚，宝山万达一部电梯从五楼掉到了B1，两人被关，幸无伤亡。

冯坤荣不爱乘电梯的担心提醒有关部门：电梯安全，非同小可，不要等到出了人命，再来亡羊补牢。据悉，上海目前有电梯19.3万台，住宅小区电梯近8万台，数量位居全球城市第一。但是，电梯的老龄化程度严重。使用年限15年以上的住宅小区电梯约有3300余台，超过20年的有383台。这3683台超期服役的电梯，是隐藏在上海住宅小区里的隐患。高处不胜寒，电梯一旦从高处跌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电梯安全是个综合性问题，需要政府、社会、市民多方参与、共同解决。电梯维修要定规章，服务要创新，经费问题更要妥善解决。

不过，话也得说回来，我们不能因噎废食。电梯的普及是科技发展、都市文明进步的标志。但是，电梯有毛病，要及早治，等不起、拖不得。住宅电梯要经常体检，有病治病、没病防病，老电梯该修则修，该换当换；新装电梯也不能疏忽大意，商场的上下电梯则要每天维护；电梯老公房装电梯一事，同样要抓紧进行。滑稽表演艺术家童双春最近多次对人说：“晚报的影响真大，我最近碰到许多老观众，他们都问我：‘侬屋里电梯装好了伐？’”可见此事事关上百万人的民生大问题，尽管难度不小，还是不可回避的、不容踢皮球。

消除冯坤荣之忧，这里还要顺便提一下：培养更多高水平的电梯修保工，乃是当务之急。电梯维保工的工作非常艰辛。有一段顺口溜说：“一个电梯维保工，两部手机，三餐不定，只为四季维保，拼得五脏俱损，六神无主，仍然七点起床，八点上岗，晚上九点不返，十分辛苦！”没有良医，岂能治病？修理电梯亦然。切实改善电梯维保工的工作环境和提高他们的待遇，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